

新哲學論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作 人 艾 思 奇

出 版 者 讀 者 書 房

總 經 售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重慶武庫街 桂林中北路

昆明武城路 柳州慶雲路

宜 昌 金 華 溫 州

西 安 土 庫 坡 都 郵 局

每冊實價八角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月十日桂版

總發行額：九〇〇冊

外埠另加郵運費 成

序

這本書裏的十幾篇文章，是我三年來許多論文的選輯，凡是自己相信對於理論上不無小小貢獻的文章，都在這裏了。

我很慚愧，三年的時間才做到這一點點成績。我應該做得更多些，並且許多朋友和讀者們也常常表示要我做得更多些，但我却仍只能拿出這一點點。這自然也有我的不得已的原因。因為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到通俗化的方面去了，沒有多大的餘力來做其他的鑽研。無論在理論的建樹上，在批判的工作上，都還沒有做出更有系統的成績。

但理論的更深的鑽研，究竟是不能完全沒有的，尤其對於各種不正確的理論的批判，在讀者方面的需要不會比通俗化方面的需要更少。就爲着這原因，才常常根據每一個時候所發生的問題，偷空隨時寫成了一些東西，大部分發表過，也有沒有發表，就成

爲這本集子。

這本小書也是沿着兩三年來中國的哲學發展的道途走過來的，也許它走的是很偏僻的一條道路，然而微弱的跡印，多少總得留下幾個的吧？就爲着這緣故，所以敢於將這貧弱的成績公諸研究哲學的朋友。

自從新文字提倡以來，通俗化的運動得要轉一個方向了。我希望趁此把自己的通俗化工作漸漸減輕一點，而在更深的理論鑽研上多貢獻一些東西。

一九三六年四月

目次

序

哲學之部

論黑格爾哲學的顛倒

一

抽象作用與辯證法

一九

從新哲學所見的人生觀

四一

直觀主義與理知主義

五九

理知和直觀之矛盾

七一

中庸觀念的分析

八九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批評

一〇五

廿二年來之中國哲學思潮……………二二七

文學之部

論文學的素材題材和主題……………一五三

文藝的永久性與政治性……………一六五

「詩人自己的道路」……………一八七

論文學的鑑賞……………二〇一

自然科學之部

現代自然科學的危機……………二二三

形而上學與現代科學……………二四三

進化論與真憑直據……………二五一

論黑格爾哲學的顛倒

凡懂得一點西洋哲學的人，沒有不知道黑格爾哲學和新唯物論的關係的。新唯物論緊接着黑格爾之後而建立起來，它從黑格爾取得了很重要的遺產，加以批判、改作，才成功一個現代的新哲學。自然，從新唯物論成立的更根本的基礎，是當時歐洲社會裏新的現實條件和要求，沒有新的條件和要求，新哲學決不會從黑格爾的舊卵殼裏孵化出來。但這在本文裏我們不細說它，我們現在只想說一說黑格爾哲學和新哲學的直接關係，說一說這新的生命怎樣從那舊的胚胎裏成長起來。

一個胚胎，雖然包含着新生命發展的一切主要的可能性，但它本身並不就是新生命，它仍然是舊卵裏的一個構成部分，這是沒有人能反對的。黑格爾的哲學裏包含着唯物論的種子，却並不就包含着唯物論。由黑格爾到新唯物論，是不但要破殼，連內容也得經過一番成熟的改造才行。單單棄了殼，沒有內容的改造，那卵還是卵，決不會有新生命。我們每每聽人說斯賓諾莎是「披着神學外衣的唯物論」，就把這話也推到黑格爾身上，說黑格爾也只是披着觀念論外衣的唯物論，而且由這一着眼點出發，就以爲黑格爾

的唯物論的改造，也不過僅僅是將那外衣剝去了，它的唯物論的內容是現成的，因之，新唯物論的創始者也不過把這已經現成的東西承受下來而已，嚴格地說起來，這就不能算真正的批判和改作了。

這是錯誤的！黑格爾決不能拿來與斯賓諾莎相比。斯賓諾莎的哲學誠然是一披着神學外衣的唯物論，但這也因為它實際上具備着一個唯物論的內容，它不否認世界「實體」的客觀的存在，而在黑格爾，却把「理性」當做世界發展的根底，物質、實體等不過算是理性發展的一個段階，或理性自身的外化（Selbstentfremdung），這無論外表和內容都貫徹着觀念論的精神，或者如新唯物論的創始者所說，黑格爾的哲學是一個「倒立着的唯物論」，那麼，這個「倒立」是整個的倒立着，並不僅只是外表的倒立，當我們說新唯物論的創始者曾把黑格爾的哲學「顛倒」過來的時候，這意思也是指整個的顛倒，而不僅僅是剝去了一部分外衣。

關於這一點，能夠充分了解的人似乎很少。在一部分人的眼中，新唯物論創始者的

行爲倒有點像屠戶：把一個整整的牲畜割開了，一部分丟開，一部分拿到市場上來出賣。這對於初學者，少不了就成爲這樣一個暗示：向黑格爾學習已經很夠了，因爲鮮肉已在那裏準備得很好，新唯物論的創始者不過是一個販子而已。

要舉例，並不難，蘇聯德波林派的哲學者就是：他們也主張黑格爾那裏已有了完備的公式，新唯物論者不過脫去了一層觀念論的外衣，現成地拿來應用罷了。在中國目前，我還可以舉葉青先生作爲代表。在他編輯的一本集子黑格爾——其生平其哲學及其影響的前面，他寫了一篇序言很可以看出他的見解，他將黑格爾哲學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他的觀念論的體系，另一部分是他的方法論。而在他看來，黑格爾的方法論（即辯證法）是與他的體系對立的，方法論是「純粹的」邏輯公式，和新唯物論的運動公式「完全是一個」。——這樣純潔現成的一塊鮮肉，豈不是已經準備了充分的滋養料了嗎？於是葉先生告訴我們，新唯物論的創始者「加爾只是辯證法的檢證者，創立者爲黑格爾」。這樣一來，新唯物論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原來是早已被黑格爾發明，

加爾等人不過是忙於應用」的苦力而已。用葉先生的話來說，加爾等人之於黑格爾，正如加里列之於培根一樣，加里列是應用歸納法的人，然而「敘述歸納法的倒不是應用它的人而是培根。」同樣，也可以說創立唯物辯證法的人倒不是應用它的加爾而是黑格爾了。

我覺得，這倒真可以算是葉先生的獨特的見解。由這獨特的見解出發，葉先生申述我們應該怎樣研究黑格爾的問題，他說：「研究黑格爾的主要目的，在理論上，是為辯證法之純邏輯的探討。它是要作為一個體系而接受的。對於他的哲學本身，即與方法論對立的體系，他底觀念論哲學的體系，就只能作材料而抽取。」這裏的意思很明白，就是黑格爾的方法論，藉着「純邏輯的探討」是可以無批判無改作地作為整個體系而接受的，只有他的「哲學本身」才用得着零碎「抽取」。原來在葉先生眼中，從前加爾等把黑格爾哲學「顛倒」過來，也不過是用了這樣一種「屠夫式」的手術而已。

黑格爾哲學的顛倒真是這麼簡易的嗎？依葉先生的見解，一個哲學者的研究方法，

竟然可以和他的「哲學本身」截然分開，觀念論的哲學方法，竟然和唯物論的哲學方法「完全是一個」東西，好像那哲學本身是憑空而來，與方法論沒有絲毫關係似的——這是形而上學地把方法論和體系分開了。標榜「新而高的方法論」的葉先生，應該不贊成形而上學的吧？但實際上他是用形而上學的方法來看事物了。由於這形而上學的機械分割法，黑格爾哲學在葉先生的眼中才會成為截然對立的兩部分，而黑格爾的「顛倒」也才會等於簡易的分割。但要站在真正辯證法的立場上來說話，那麼這種看法是根本要反對的！

不錯，一個哲學者的哲學全體，決不會純然一致，它的內部無論如何，難免有和它自身對立的要素，這也是辯證法所承認的。一個哲學自身內部的對立的要素是使這個哲學轉移到更高的哲學上去的重要契機。我們既不能否認黑格爾哲學會「顛倒」而成新唯物論，也就不能否認他的哲學自身所包含的對立物。但我們所能承認的只是一個哲學內部的對立或對立的統一，並不因此就可以說黑格爾的哲學可以分做截然隔離的

兩部分，而這兩部分之間就只有對立，全然沒有統一。方法論在黑格爾的內部，它究竟是一個觀念論的方法論。雖然它內部已具有着唯物論的一粒種子，但這樣的種子，不單只是在方法論裏存在，同時也可以在他的體系內發見。譬如他解述認識論的精神現象學一書裏，已經有着認識不能離開實踐的重要指示；在他的歷史哲學裏，他已覺察到生產工具對於人類社會的決定意義。這些地方都包含着唯物論的種子，然而在黑格爾的哲學裏，仍然只是觀念論體系的一個被壓歪了的構成部分。

這一切自身對立的要素，對於黑格爾的哲學是一種否定的契機。然而當黑格爾哲學還是黑格爾哲學的時候，它自身的否定的契機只是一種胚胎的潛伏的可能性，我們決不能把它誇大，以為否定的過程在這裏早已經現實了。如果以為黑格爾的方法論已經是完成了的公式，可以讓唯物論現成的接受過來，那就是把胚胎當做了動物，把否定的可能性當做了否定的現實性，這是錯誤的。在這裏，我不禁想起了古代希臘哲學中的一件舊事：主張「萬物皆流轉」的赫拉克里特曾說：「我們不能在同一條河流裏跨進」

去兩次。」因為河流是不斷地變動的，第二次我們再跨進去的時候，已經不是原來的河流了。這是真理。然而他的弟子克洛底洛士却更進一步說：「就是跨進一次也不能。」這就成了一種曲解——一條變動的河流，它是同時存在而同時又不存在的，然而存在是它的肯定的契機，不存在是否定的契機。克洛底洛士誇大了否定的契機，而把肯定的契機忘了，以爲一條河流一般地都不能存在。這是詭辯。辯證法不是詭辯論，所以它承認人能夠跨進一條河流去。我們不能像張東蓀那樣來歪曲辯證法，他說：「辯證法認爲是就是否，否就是是，如果我問你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你說不是，須知不是就是是，所以我就認定你是馬克思主義者。」這種詭辯論，和辯證法的距離是比天和地還差得多！然而標榜辯證法的哲學者們却常常陷入詭辯論阱子裏，葉先生就是一個。他曾告訴我們不要因爲某人在某刊物上發表文章，就判斷他是那刊物上的一夥，因爲他的言論也可以和他們不一致。是的，在同一刊物上發表文章的人們，大家的意見自然不會完全一致，然而如果他們能經常地在一起發表，那首先他們中間就必須要有一個有機的不可分的

連繫。這肯定的契機，是不能因前者的否定的契機而抹殺淨盡的，再回到黑格爾的問題來說，也是一樣，我們決不能用詭辯論來抓着黑格爾哲學或方法論中的一點否定的契機，就以爲那方法論可以整個地接受過來，而不必加以改造。

不管黑格爾哲學裏有多少唯物論的種子，新唯物論決不能把它像割肉一樣的整塊地割來現成應用。不但不能把他的方法論圈圍地「作爲一個體系而接受」過來，連「他的觀念論的體系」也不能就籠統地「作爲材料而抽取」。接受他的方法論，是要加以批判和改作的，抽取材料，也一樣要通過批判和改作來抽取。說到這裏，也許葉先生會來一個抗議，來聲明他自己也同樣主張用批判和改作的方法去接受。不錯，葉先生會常常講到批判的重要，甚至於說過他自己的研究方法就是批判。如果說他不批判黑格爾，他當然要起來反對。他說：我在那篇序言裏，不是曾經說過加爾的辯證法是加爾的辯證法，「黑格爾的與他的不同，並且相反」嗎？我也曾說過：研究黑格爾的辯證法，只是其邏輯公式的批判，而應排除其觀念論成分。這不是批判是什麼？但是，我們要的是批判。

的實際，而不是承認批判的一句空話。葉先生雖聲稱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新唯物論的辯證法有「觀念論與唯物論的不同」，然而馬上又說兩者的「運動的邏輯公式無不相同，並且完全是一個」，「運動的邏輯公式」自然是指辯證法而言，如果這公式已完全是一個，那麼觀念論和唯物論的實質上的區別在那裏呢？這裏的觀念論和唯物論，都只成了兩個空虛的形容詞了。即使照葉先生加上一段解釋：在「黑格爾作辯證法運動的是理性，在他（加爾）則是物質」，這裏的理性和物質，仍不過是把上面的觀念論和唯物論掉了一下字面而已，同語異詞（Tautology）的解釋是不能算解釋的，這樣一來，所謂黑格爾的「顛倒」，所謂「排除其觀念論成分」，不過是取消了幾個理性等等的形容詞就成功了，因為辯法證的公式已經現現成成的「完全是一個」呀！這樣的批判，真的算批判嗎？我們把它比作屠夫割肉的方法，不算是冤枉吧？

批判與宰割不同，批判的接受是要經過一番改造的。新唯物論創始者的「顛倒」黑格爾哲學，就適當地加以改造過，不僅是取消了「理性」觀念論等等的形容詞，而且也事

改正那被壓歪在黑格爾哲學裏的辯證法的公式。把加爾和黑格爾的關係比作加里列和培根的關係，完全是不倫不類！培根和加里列是同時代的經驗論的唯物論者，而加爾則是黑格爾的「批判的繼承」。這不同的情形，難道我們都可以忽略嗎？辯證法被歸納成矛盾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等三大規律，就表現了唯物論的批判的改作。葉先生不了解這一點，他迷離於黑格爾哲學的「純邏輯的探討」，固執着黑格爾的觀念的公式，反對將三大規律並列，以為質量互變不能算基本的規律之一。這在無批判地接受黑格爾公式的他，是當然的結果。然而要說這就是唯物論的批判的接受，那我們不能不反對。

作為觀念論者的黑格爾，他把一切運動根本看做理性的運動，或純邏輯的運動。物質是精神的外化，存在為意識所決定。把存在的意義降低而把理性和純邏輯範疇的意義提高，是他的全部哲學（連方法論在內）裏一貫的特性。離開他的論理學來看，我們可以看見那內容的三部分的程序，第一是存在論，其次是本質論，最後才是理念。這程序就表示存在的範疇在黑格爾看來只占有初步的低級的地位，而在存在論理裏就是專

論質量的變化的，所以質量變化，在黑格爾看來也只是低級的第二意的變化。黑格爾的「倒立着的唯物論」之所以爲觀念論，這是重要的標幟之一。在這樣的意義上，把黑格爾哲學「顛倒」過來的新唯物論，也就是把那黑格爾看做第二義的存在擡高到第一位來的新唯物論，就特別看重了質量變化而將質量互變的定律和矛盾統一律、否定之否定律等並列起來，這在方法論的改作上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換言之，真正批判地接受黑格爾的人，決不要黑格爾辯證法的「純邏輯的把握」，而是要將觀念論的辯證法改造爲唯物論的辯證法。這改造的結果，質量互變律就由低級的法則提高（或顛倒）到根本法則的地位上來了。

將質量互變律作爲一根本法則的結果，這唯物論的方法論和觀念論的方法論才有了實質上的區別，而不僅僅是名同實異。這樣一來，才能夠說明一切的運動並不是純邏輯的或理性的運動而是存在自身的有質量的運動，質量運動在新唯物論中是有普遍的高級的意義的，矛盾統一律和否定之否定律都不能離開質量變化而孤立存在。事